楚辭疏

眞元氣分爲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此卽本化之說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度待洛反斡一作筦並音管焉於虔切篇內並同加叶音基又如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

周拱辰曰圜則九重卽所云天之門以九重也孰經營而意度之又此九重者焉何功力而造作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左旋右廻運行不息如

磨蟻然有不動者以爲動之綱其斡軸維縻繫在何處天極者即所云南極北極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恒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恒隱不見。此何所交加而斟奠之也。地下有入柱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當者砥當撑持之謂俗云地缺東南非眞缺也特東南低陷耳地勢有高下。理自如此。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放上聲屬音注數所句反

周拱辰曰安放安屬言何所屆限何所托根猶象

山所云天安在何處也淮南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余謂天圓地方地有四游觸着便成方隅而實無定隅又誰窮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沓徒合反分叶敷因反屬之欲反

舊詁日月所會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若以地而言則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

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相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皆有遲速之差焉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位錯峙各有攸屬斯言當矣

周拱辰曰昚者重昚之謂亦交昚之謂天之中有地地之中有天猶易所稱絪縕磨盪也十二辰支

干相配起於甲寅而天道週矣二十八宿以是分而天之躔度不忒東西南北以是分而地之方向不惑歲以是分而年不亂月以是分而時不易晝夜以是分而人知度十二律以是分而禮樂興然是十二之所分也有分十二者還須問之太乙屬有繫屬之義所謂黃道赤道循環運旋日月麗乎天也有分屬之義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結胎於離一結胎於坎一屬奇而專司晝一屬偶而專司夜也又有轉屬之義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

行每疾。月行每遲。日施曜而精熹。月借魄而光粲所謂日月自相統屬也。衆星布列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宮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明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凡帝王卿相人事庶物昆蟲咸繫命焉敝者陳設也分度分對森然布列也又陳示也所謂天垂象現吉凶稽飛流損式順逆伏見以察機祥是也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

周拱辰曰湯谷蒙汜皆地上川穴之名日從地出從地入也朱晦翁以周天赤道爲之大無謂蓋日行空中而所過之影則有方所猶飛鳥不着地而所過之影則涉某山某水程途近遠歷歷可數淮南自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登於扶桑至於曲阿至於曾泉至於桑野至於衡陽至於昆吾至於鳥次至於悲谷至於女紀至於淵虞至於連石至於

悲泉至於虞淵至於蒙谷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菟與兔同

陸時雍曰沈括有云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耳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對照則正圓也余謂陽烏陰菟乃日月之𩴆假物言之者也𩴆陰而闇如目中之有黑睛假菟言之者菟望月而生精神感也沈括又謂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

空水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所照之影斯言恐未然也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夫音扶强巨良反在叶音紫

周拱辰曰女歧神女非指縫裳者言不夫而孕九子一乳而生釋典號九子母昔女媧氏無夫而生男顱項生女截竹爲笄仿類此遂古至此洪荒既闢矣天地既奠矣日月星既麗矣至此漸漸生出人來纔成世界余謂九子廼人類之種女歧廼生

青之毋也。伯强惠氣風。屬。上指日月星此、專、言、風、也、黃帝風經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淮南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　註云隅强天神也所云伯强即此。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闔胡臘反　明叶音芒　宿音秀臧與藏同

舊詁角宿東方星隨天運轉不常在東

周拱辰曰安臧者藏於何所也山海經常陽之山日月所入文穹天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

入地中據山海經則日藏地中據窮天論則日藏空中也吾安得凌倒景騎日月出入天地而一捫視之乎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音骨尚叶音常行叶戶郎反

陸時雍曰四岳薦鯀帝曰吁哉方命圮族則不任汨鴻帝所知也而曰何不課而行之若疑之若訝之。此其所爲天問之辭難以理論事實者也。然則堯之所以使鯀者何也當時在廷諸臣治水之事

亦未有能踰鯀者僉曰可使則堯姑使之此古人所謂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迨九載績用弗成亦未嘗加有害於天下於堯何損焉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課試也天問中有一等漫與語如此類是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鴟處脂反 聽叶平聲

周拱辰曰鴟龜曳銜繹稱鮌陻洪水傳稱鮌障洪水國語又稱共隙高堙卑蓋鴟龜曳銜鮌障水法也鮌覩鴟龜曳尾相銜因而築爲長堤高城參差

緜亘。亦如鴟龜之曳尾相銜者然。程子曰今河北有鯀堤而無禹堤。通志曰堯封鯀爲崇伯使之治水迺興徒役作九仞之城又淮南鮌作三仞之城諸侯皆之史稽曰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也。即其證順欲成功言順此治本未必不成功帝何以必加之刑耶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弛腹一作愎筆力反化叶虎瓜反又音麾

周拱辰曰書稱殛鯀猶言貶鯀實未嘗殺之則永

遏在羽山似乎永不施矣而曰三年何也。公羊註

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惟有

永遏之已耳。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遏之云者遏

抑之使不得逞其伎倆也鯀實生禹迹其聖德夙

成不但近邁父德抑且遠紹列辟何以變化之若

是神異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纂作管反

緒音敘

陸時雍曰箕子有言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盡築

堤以障其下流之勢而禹則順而導之耳此本無可問者而彼若謂父子異行初終殊效人事不齊有如此者故若疑而問之也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窴與塡同則一作州墳叶數連反

周拱辰曰按洪水滔天宜曰極大而此曰極深似不定指洪水言也晦翁以泉爲淵極是淮南子凡洪水淵藪有九淵禹乃息土塡洪水爲名山似指此九則者九州也帝嚳制九州洪水時經塗界限

湮滅莫理洪水既治。故道宛然。左傳芒芒禹迹畫為九州非禹始剏畫之也。言襄陵之勢旣夷。而九州之界限。復井然隆起。歷歷可稽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畫音或歷叶音勒

周拱辰曰有翼而飛者爲應龍應龍佐禹治水畫地泉流爲說已久又嶽瀆經堯時九年洪水巫支祈爲孽。蓋水妖也。應龍驅之淮陽龜山足下。其後水平。禹廼放應龍於東海之區。又呂氏春秋大禹東至榑木日出九津鳥谷青山之鄉。南至丹粟沸

水之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北至太正之谷

夏海之窮積氷積石之間。未嘗暇息。至於歷中國

之某河某海又不足言矣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囘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憑皮膚反墜古地字

周拱辰曰鮌之營也何術禹之成也何功鮌之治

水也龜之禹之治水也龍之嗚呼此成敗之由耶

康囘共工名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

地維天傾西北地陷東南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安一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戶

周拱辰曰帝嚳制九州按孔安國註一冀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一梁州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一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一青州東北至海西北距岱一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一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於海一荊州北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一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大河一雍州西據黑水東距河龍門之河在冀州之西

錯者如犬牙相制然也川谷何洿洿深也宇宙內有九淵極深又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東流不溢諸家皆爲歸墟受之之說所誤。予嘗見善飲者至一石不醉私自念言腹僅貯一斗餘而所受踰十倍非其量之能受廼其量之能消即佛語所云消受也東流不溢妙處不在能受正在能消所以爲造化之神我朝楊升庵以柳子之對朱子之註爲非而曰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竅盡大升降處竅盡升降二語猶未夢見在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㯐其衍幾何㯐一作隋一作墮音妥又徒禾反

陸時雍曰淮南子云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則大較如是矣。而又曰南北順㯐其衍幾何則似南北狹而東西長也。張衡靈憲經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

廣埒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

二說略殊而張言似與此合矣槩謂狹而長也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縣音玄

陸時雍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也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

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大

帝之居淮南子云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十四步二尺六寸張子房赤霆經云崑崙天柱萬

脉由起面居西雍耳目口鼻幽冀川蜀分左右背

懸心關腦腹垂洛汭爲汧爲渭大河大江經絡榮衞大腸膀胱震澤壘濟青齊以降是爲髖髀洩爲尾閭西北綿亘幽寒莫詣爲背爲項爲脊爲毳下爲膂尻音居脊骨盡處以身按之乃知崑崙之尻在西北無盡際矣膂即居也朱晦翁讀尻爲居義亦如是爲釋則誤矣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與闢同一作開

闢拱辰曰淮南崑崙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照叶之浩反揚一作陽

陸時雍曰天地間盡有陰陽不應處亦有無雷之國西有無雨之國北有無月之國又造天地經祭河婁國土人無有日月光

周拱辰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又大荒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冥爲夜吹爲冬呼爲夏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又淮南曰龍身一足若木在

建木西其華照下地一借照燭龍晝常昏暗一若木普光夜亦常明同一宇宙何明暗不均若是懸乎。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周拱辰日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氷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顥顥寒凝凝只皆騷中自註。又拾遺記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孟冬水涸山人掘之碎火如蒸以燭投之則燃。又炎海有沃焦山

冬夏常沸湯山爲之焦。淮南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又水經註崑崙爲無熱丘。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周拱辰曰道鼻生瑤筍。千年一芽鬱然成林。又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玉樹石色如玉也。又述異記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獸之能言者不獨猩猩也狒狒善笑作人言角端人言又合塗之國鳥獸能言又紀祥錄黃帝至東海白澤人言又東狄

有狗國有蛇國有人魚國有鼠王國皆獸也皆言也周禮命夷貊掌鳥言命貉貊掌獸言然則獸之能言者夥矣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周拱辰曰熊雄猛食人形軀甚小虬龍與熊絶不相類而相負以遊蓋神熊也山海經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即此也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虺許偉反 儵與倏同

周拱辰曰雄虺無考山海經朋明九首抱朴子石

脩九首皆神物也。雄虺意即此類神異經不死民
在交脛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又無脊之國在長
股東其人穴居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
歲乃復更生。抱朴子乘雲蹈産之國肝心不朽之
民是也。又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
人不獨防風氏左傳僑如緣斯焚如榮如簡如同
守鄋瞞之國皆是。又康回首觸不周柱折維闕此
身横九畝者又過之矣。又洞冥記支提國人長三
丈二尺。又河圖玉版龍伯國人長三十丈。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蓱一作萍 枲相里反

靈一作一 大一作骨

舊詁靡蓱九衢言其枝九出也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南海有巴蛇身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周拱辰曰山海經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又冥海北有黑河又淮南三危在樂民西又自崑崙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山玄趾無考意即所云玄股之國者是也黑河之濂可以千歲三危之

露可以輕舉又三危金臺石室食氣不死然遂能
與天地相畢乎徒取延年終歸有盡何所止言畢
竟有止云爾

鯪魚何所䰠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鯪音陵䰠音祈堆多回反彃說文云射也音畢烏柳云當作鳥

舊詁鯪魚有四足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
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北號
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䰠雀食人
蔣拱辰曰羿焉彃日二句舊訓抹却焉字而曰羿

九日九烏墮其羽非也二焉字即鴟雀爲處焉
問詞也言十日竝出羿即神射豈能發而參天
以何術而能射落九日也且蹲而發矢之地何
地也烏以風化烏爲溺風所吹轉吹轉高搏入罡
風即化而無惟羽毛解落在地耳解羽之處還在
何所水經注流沙積羽之鄉是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功叶音光土方句絕蓋用商頌語塗一作涂
音塗鼂一作朝陟遙反飽與繼叶疑有譌音

陸時雍曰問之意似謂禹承命纂功而得遇塗山女於台桑是疑聖人之忽君臣也既閔妃匹合惟厥身之是繼耳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又疑聖人之輕父子也所云堯舜之抗行被以不慈之僞名大率類此所以爲憤辭也嗜味之美人所同也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則所安者惡食而所快者鼂飽也則禹之所嗜不在人情之內矣鮑照詩曰居人掩閨臥行子中夜飯食梅嘗苦酸衣葛嘗苦寒旅人況味嘗自如此鼂飽猶左傳所謂辱食書曰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則禹之居室僅四日耳閔憂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蠥一作孽一作孽並魚列反

周拱辰曰離蠥一云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一云益干啓位啓殺之越絕何以云啓善犧於益也按說文蠥一云妖孽不祥也炎帝之繼太昊高陽之繼金天高辛之繼高陽虞之繼唐夏之繼虞皆以賢姓禪者也啓獨拂父之所薦以自帝衆共指為不

祥也一云蓋歌謠也汙與氏所云天下之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是也皆出人意外故日卒然惟啓能克憂勤敬承繼禹故私一家之傳不爲違天違先人之薦不爲悖父也故日啓惟憂而拘是違也

皆歸䠶籥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䠶一作射

籥音菊一作鞫
降叶胡攻反

陸時雍日宜闕

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歌叶巨依

反地叶音低

陸時雍曰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於下朱晦翁謂啓棘賓商當是啓夢賓天說有明文無疑也勤子屠母淮南子云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女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曰還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生子其石在嵩山問意謂啓上賓天得九辯九歌此天方爲夏。豈患無嗣。禹何汲汲然者。當化石之時乃勤屠母而坼分竟地也人化爲石石裂竟地則不可以

復形生灸界分神人道隔在此際矣原之此問似
千載以下結爲無情之痛如此要亦漫興語耳嬪
當作賓註謂獻三美女於天帝妄矣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䠶食亦反
妻七計反
舊詁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䠶之眇
其左目又羿夢與洛神宓女交
周拱辰曰羿革孽夏民而歸之帝降言雖夷羿之
造孽實天意也䠶河伯妻雒嬪來何䠶而妻語意

蓋二一事也言羿旣䠶河伯矣雒嬪亦水神則河伯眷屬也不以爲仇而反與之婚何耶河伯而魚服虛妃而行露不可解者一也戕其主伯聘其妃侶不可解者二也馮技而好殺畏威而蔑姻不可解者三也訴上帝而以爲無罪狎靈死而以爲固然不可解者四也凶而嗜淫抑又甚焉而稔毒受民慼然盜帝不可解者五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珧音遙豨虛豈反䠶叶時若反蒸一作烝

周拱辰曰馮珧利決言引壓亏穿象闓也躲神[illegible]

蔫冉馨媘帝而帝不若天賁怒我逆取而順守之

得乎似言羿事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躲革而交吞揆之。浞士角反

謀叶謨悲反

陸時雍曰舊詁謂以羿之勇力如此而浞有眩妻爰謀因與家衆交弁而吞滅之也躲革猶言貫革此之爲問若疑之實快之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舊詁此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言西征邑不可曉或謂越巖墮亦無明文左傳言鯀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能獸名能三足鱉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豈鯀化爲二物乎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秬音巨莆一作蒲雚音丸一作萑

陸時雍曰秬黍黑黍莆雚水草也言禹平治水土咸播五穀莆雚之地亦得耕營厥功大矣○其蓋

鮌之愆何故既已并投而惡聲復長滿於世也此投者當年之事疾盈者後世之稱原之此問蓋歎之也君父之事力有所不得用臣子之心常有時而窮若此者古今豈一事哉脩長也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茀音拂得下一有失字從聲容反喪息浪反

周拱辰曰王逸註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

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是則然矣中間天式從横而曰天法有善陽離爰死而曰人失陽氣則死大謬言子僑既得天道從横變化之術故顯神通因文子之擊陽爲死耳陽死者佯死也化鳥飛鳴夫豈厥體之喪而眞死乎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蓱一作萍一作荓音瓶號胡刀反撰雛免反脅虛業反

陸時雍曰舊詁云蓱蓱翳雨師名號呼也天撰十

二神虵一身八足兩頭何以齊受此形體此當闕

疑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

音弁安一作

一先反

陸時雍曰列子云渤海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壑名曰歸墟中有五山岱輿員嶠

方壺瀛洲蓬萊高下周旋三萬里平頂處九千里

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焉帝命禺彊使巨鰲

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

李思誌曰此專宜存於本文恐未相似

崎

周拱辰曰列仙傳稱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鼇即大。不大於蓬萊之山也。何以安之也釋舟陵行王逸謂鼇釋水而陵行不通甚矣按洽聞記荆州有空舲峽絕崖壁立數百仞飛鳥不栖傳云洪水時行舟者泊纜於此疑即此山至大而鼇亦可負陵至峻而舟亦可遷眞足傳千古之疑也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澆五弔反嫂叶

音叟易上一有眞
字砱叶當以反

周拱辰曰沈約竹書註少康使汝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蚤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强圉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同舍止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歧也澆旣多力又善害人艾乃攻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爾按文氣倒而意實融貫親以逢殆指逐犬顚隕言也。言汝艾欲襲殺澆。而顚易女歧之首。似可僥倖逃去矣。而卒不免逐犬之阨。逆賊之無逃於天誅也

如此。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職深反取此苟反

陸時雍曰仲康崩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爲澆所滅湯當是康字謂少康也

周拱辰曰一成一旅能收夏衆康可謂善謀者矣向非虞思君娶以二姚錫之綸邑百端臣樹當澆使椒求康之時殆矣即免於難亦庶正止耳安能收燼滅浞祀夏配天乎何以厚之以旅虞也椒旣覆舟斟鄩之國矣而康復取之豈其無道而至此

其間觀變俟時强力忍詢委曲歷忍潜圖密慮經營四十年而天命默爲挽回其道得也今少康君臣於此數十年中力淺謀疎躁不能待幾事不密身且不保况國乎張廣漢曰其潛也若蛟龍之深潛故其發也若雷霆之震迅惟其時也有旨哉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得叶徒力反 妹音末 嬉音喜

周拱辰曰蒙山之伐桀利在得也得一美人失一國家折閱多矣或曰南巢之放乃與妹嬉及嬖媵

五百人同竊禁且曰猶吾得也而已矣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鰥古頑反叶音矜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璜音黃

周拱辰曰韓非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也璜臺十成而曰誰所極言紂之侈奢至瓊宮玉宇亦極矣亦知卽初念之萌極之

乎。止濫觴者窒其穴去高本者摽其顛言謹微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媧古華反

周拱辰曰舊以登立爲帝爲伏羲非也人皇以上燧人以下帝者多矣何以專指羲乎余謂皆指女媧說蓋問中儘有上句不說出人名下二句纔指出者如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吳獲迄古二句即下兩男子事也如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天命反側二句即下齊桓事也如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

其子佯狂聖人一德二句即下梅伯箕子事也蓋上三句先述事迹下二句纔倒出人名間中多有此句法女媧伏羲氏妹自古皆以男子帝天下女媧獨以女子爲天下君豈女媧自權而自立之乎抑伏羲以天下私不傳之子不傳之弟不傳之臣獨傳之妹乎又豈女媧聖德遠邁往帝羣臣百姓自往從之乎孰道尚之言稟何道德天下翕然尊尚之也按女媧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是爲神媒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誅殺之都

於中皇之山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又作笙簧以通殊風用十五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乘雷車駕應龍登九天朝帝於靈門淮南所云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者也傳言女媧風姓本伏羲言之不知媧媧雲姓。古聖人帝天下有不襲姓者也。河圖挺佐輔云女媧牛首蛇身宣髮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蛇身列子以爲皆蛇身牛首

虎鼻蓋犬之形有同乎物者今相家者流取象會獸之形體者是也甝斛匠之言孰主宰而治制之也女子帝天下者前有媧後有曌開闢以來所未有扶綱常而讐伏雌可少此屈原之一問哉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周拱辰曰厥身不危敗舊以爲舜不誅象非也言焚廩浚井亦大逞犬豕之謀矣鳥工龍工厥身卒免於難抑何神而至此也此專指舜言後毀厥弟並危幾指象說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迄許訖反

舊詁南嶽是止竊荊蠻而採藥也兩男子太伯仲雍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無夏字喪去聲一作器

周拱辰曰王逸聯翁咸謂湯承用伊尹之謀滅桀自來無以君承臣之說語氣亦直致無文且終以二字如何着落言伊尹烹鵠羹薦玉鼎以干湯於是尹承湯密謀以事桀而終以滅桀也竹書十七

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呂氏春秋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聽於妹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伊摯就桀湯實命之承謀者承湯之命為桀謀也始輔之卒滅之聖人舉動若是兩截乎。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作力

摯如字即說叶稅
摯音哲即說音悅

周拱辰曰降觀者即所云成湯東巡也不意中得

一良相故云逢聲罪而黎服大說盡水火之民易

見德然堯舜禪而民說湯放伐而民亦說古今升

降之際可爲慨然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臺叶徒其反嚳叶苦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嬉叶音基

周批辰日娀女吞鳦卵生契事詳見商頌史記又

高辛氏與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在臺豈築

臺以郊故云在臺乎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陸時雍曰宜闕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懷叶胡威反曼音萬

陸時雍曰有苗逆命頑已甚矣而舜以干羽合舞兩階七旬乃格遵何道與是可念也實可師也當紂之時人心離矣憂懼不遑而平脅曼膚何所養而肥澤至此是可咍也復可鑒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豎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

陸時雍曰宜闕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匹角反

一云平亘反無朴音牛 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

周拱辰曰朴牛事衆解讀憒絕書曰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當是時天下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恒秉季德者睦鄰之德終如其始也淮南子曰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季德者初德也湯得朴牛而不以自享曰以享鄰湯之祿也荊得之而薦其

李子思詰曰此事更宜他訪

祖先且以謝過荊之祿也兩皆受其賜豈區區詩

常往來之禮乎故曰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遵一作循

陸時雍曰舊詁謂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

不可以安其身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

見婦人負子欲與之淫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

棘有鴞萃止余謂此事不類故宜闕之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害一

作虞 兄叶虛良反

而一在嗣字下

陸時雍曰王逸以爲象封有鼻是也有鼻之祚脩短無聞問意似謂以象之作詐當不能保其身而何有於子孫也。然黃帝分封爲國。周之同姓封者七十。豈盡懿德哉。有先王之令德以庇其子庶。有天之福澤以昌其本枝。周宜咸保令融。有引勿替也。象至不道。得舜而昌。殷士膚敏。其麗不億。因紂而亡。嗚呼念之哉。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莘所巾反 得叶徒力反

周拱辰曰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言乞小臣而何以必借媒於吉妃也朝之也世紀湯感夢有人抱鼎俎對己而笑寤而求伊摯於有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巧於聘妃巧於聘臣者乎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一無彼字　惡烏路反婦叶芳尾反）

陸時雍曰伊尹母娠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

盡爲大水母因溺水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有殊材有莘惡其從空桑出因以媵女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蓋歎之也所云棄騏驥而不乘更遑遑其焉索者非歟周拱辰曰伊生空桑爲說已久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乞小臣借謀於吉妃伊干有湯借兆於莘婦然則謂有莘之女爲商家四百九十六年薦賢之功臣亦可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辠古罪字

尤叶於其反　挑徒了反

周栱辰曰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諫臣趙梁計召而因之均臺寘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賞之贊茅不勝心伐帝舊訓誤甚言伐帝非湯本心有挑之者矣分明指伊尹說說湯以至味曰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舊詁武王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

蛩熱如日當武王聚師之時未有紂名此記事之不整耳

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以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誅紂

周拱辰曰此下四段段段有不滿武王意亦屈原自附夷齊之義也言武王冒雨急進豈真欲救膠鬲之死哉非爭其失期也爭其得時耳鷹隼之衆羣集飛揚問誰統帥之此非指武王指尚父也堂

堂之師必借謀於陰符六韜之將畧何歟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一無何字一無之以二字

周拱辰曰太白之懸亦太慘矣曰不嘉曰咨嗟明乎旦雖佐發定命非其心也況親斬紂頭北梟門之會更甚乎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卽下何叶音奚反一作及

周拱辰曰何以曰授殷天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殷之天下實周授之也猶三以天下讓意其位安施言讓之以位則宜知所以善保其位矣而善保之術又安施耶成全也言父委曲全之了一旦廢之紂雖得罪於天未始得罪於臣其罪伊何恐數紂之罪而紂不服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行叶戶郎反

周拱辰曰爭遣伐器言遣調戰伐之器也並驅擊翼並進而擊其左右翼也何以行之何以將之皆隱語言以仁伐不仁何用許多陰謀權詭使後世

疑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底音指

舊詁昭王南巡船壞而溺即左傳所云南征不復

也白雉無考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梅芒敗反周上一有爲字

周拱辰曰梅說文訓貪晦翁因訓貪求則下句夫

何索求句便贅矣余謂當訓貪樂之貪爲是言穆

王挾造父駕八駿勞馬爽銘玄圖釣珠彈射麗虎

謁王母而答歌過井公而縱博荒淫肆樂足跡幾遍天下焉既已爲天下君而僕僕車塵馬足抑似有求而勿獲者何故乎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衒熒絹反）

睦時雅曰周之亡襃姒爲之也襃姒亡周自檿弧箕服始也先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及是夫婦牽行賣檿弧箕服於市者而執之夜亡聞女啼聲收以奔襃後襃人入以贖罪是卽幽后所爲襃姒者也夏之衰也二龍止庭言曰余襃之二君也

告以楮幣龍亡而遺其漦櫝漦至周厲王之世啓櫝漦流爲玄黿入後宫處女遇之孕生女棄去彼檿弧其服者所爲被以奔褒也原之言曰妖夫曳衒何號于市意是夫之非人也且號之有所使也周幽誰誅非周幽之罪也褒姒之從來遠矣其得入於王宫怪矣焉得夫褒姒亦非褒人之所知也離騷九章止言人事天問言天亦無所歸咎云爾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佑叶於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弑

周拱辰曰言何以條佑之而牛耳中原條罰之而齊尸楊門之扇也任管仲則霸信豎刁易牙諸人則亂原曰何罰何佑吾則曰亦自罰自佑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惡烏路反諂一作諂服即服食之服晦翁訓作事非是

周拱辰曰內惑於妲己所謂女戎也外惑於飛廉惡來諸人猶之男戎也彼王紂之躬哉所云資辨捷給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以天下爲咸出己下者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語若爲商辛寫照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封叶孚音反

周拱辰曰雷開阿紂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賤一日之苗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兇詳音徉

周拱辰曰箕子爲之奴蓋囚之爲奴如漢法髠鉗爲城旦舂論爲鬼薪是也一勁直數諫不避菹醢一不贅不聾托之佯狂迹異而忠君悟主之心則

一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氷上鳥何燠之竺一作篤燠音郁

舊詁后稷名棄帝嚳之子其母有邰氏曰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說而踐之遂身動如孕居期生子棄之氷上鳥覆翼之竺當爲天祝亏之祝或天天是篤之篤以聲近而譌耳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周拱辰曰弓矢王逸以爲后稷固非洪補以爲武王亦未必大約不外周事者近是竹史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巨鬯彤弓旅矢九命爲伯周之馮有弓矢也舊矣既淩以逼帝帝何以不疑而長任之號衰者撫此衰世而施號令以蘇之也魴魚頳尾窮民之仰望父母也久矣秉鞭作牧不止作六州之牧史編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又明年伐邗又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又王命西伯得專征伐時三十三年也周受天命自此年

始所以卒能大岐之社於天下撫有殷國又何疑乎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周拱辰曰遷藏非徙寶藏之說讀乃積乃倉一詩則藏乃蓋藏之藏也依亦非百姓隨依之不舍也益四爻曰利用爲依遷國蓋疏泉夕陽幽居允荒天設險勝能依之以基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非譏惑婦譏用惑婦者耶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告叶古后反帝

下一有之字

陸時雍曰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者乎食其子而不知斯時紂之惡亦酷矣文王飲聲不言臣罪當誅況其子乎醢梅伯以賜諸侯得罪於天下矣西伯乃上告帝帝怒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語曰棄賢貴惟棄天貴盈之罪所必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識與志同喜叶許宥反

周攝辰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天學於太公太公見

陸時雍曰成湯有慚德也桀之武王誅紂猶不以爲直以天子目湯武革命順

三子之爲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聲臭之合也

曰何識曰何喜鳳凰之契别有機緣劉勰新論曰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之知尚不以永日舒眺之

徵而形於色聲音之妙而動於心必待其下屠居

牛上屠國之語而識之而喜之淺之窺聖人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悒音邑

周拱辰曰湯之伐桀放之而已竹書十八年桀卒

於亭山湯命禁絃歌舞是湯猶以天子之禮待疾

桀也武則竟殺紂矣弔伐同而放殺異公憤乎私

乎天而慶乎人而武王且以一人衡行焉耻意聖人心事各有所發耳

憤乎哉伊集藏主逸以爲截木主是矣昧何所急語氣似與叉苰不葬爰及干戈意同夫抵屈原干古狷恚也其於商周革命之際抑旋久矣信讒齎怨忍尤蘱詢一種美人遲暮之思宛然此非當詠首陽采薇心事故於湯伐桀則𠕇終以滅喪曰何條放致伐於武伐紂則曰何所悒又曰何所急隱原所以悼下土之紛紛而願侶彭咸以自沉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陸時雍曰宜闕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陸澥雍日授大賓詔大戒天不以位私人也其戒伊何孟子與之申說天與薰仲舒之所對武帝者是也天與之人奉之所謂受禮天下也世受命而忘戒者多矣故爲問以醒之旣受命於天下矣又使至代之甚矣其可畏也

周拱辰曰此亦命不於常意然非德后虐仇之說也古來如舜之代堯禹之代舜周之代商命之正也如羿與浞之代夏命之變也神器一耳有德者

居之以雖厥伐有力者亦有時襲之以逞其不肖之心福善禍淫正不必爾此正造物之茫茫未可以理叩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舊詁初湯臣摯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而以爲疑承輔弼也尊食宗緒上祀先人下及子孫也

周拱辰曰官卽官天下之官卒官湯者推湯於諸侯之上而爲天下君也尊食猶玉食萬方意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嚴叶五郎反詩殷武

篇有此例

陸時雍曰闔吳王闔廬夢闔廬之祖壽夢勳功也
吳之強自闔廬始屈原所以勳之也
周拱辰曰勳闔夢生言勳闔乃壽夢所生也少小
散亡在外乃能刺王僚代爲吳王後用伍員爲將
砰鐘鼓尸聲震鄰國是能振其猛厲而流其威嚴
也事詳在吳世家屈原後言之以警楚乎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良反 饗叶虛

周拱辰曰王逸訓鏗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

壽考至八百歲于厚又誤承之曰夫彘自暮又誰饗以俾壽夫必饗之而俾以壽則帝當作上帝饑通若謂堯錫鏗壽則堯胡不能自壽至八百乎余謂三句平讀便自躍然言堯非嗜味者也鏗斟雉而堯饗之爵之彭城果僅味之薦乎抑重其道德焉而庸之乎壽有所受之者也鏗之延長何術之修豈能經鳥申之術乎抑别有修心鍊性之秘乎

按彭鏗隱雲母山飡雲母不老後又爲商大夫地行仙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牧一作收一作攸蠭音風蛾古蟻字

陸時雍曰宜闕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祐叶於忌反

周拱辰曰驚女句指夷齊事也文選夷齊畢命於淑媛五臣注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見而譏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又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言采薇而驚來女子之譏遂棄薇而餓白鹿又何以祐之而薦之乳乎北至回水或另一

事未有考闕之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噬音筮 兩音亮）

周拱辰曰主逸以爲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闕之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自此至終篇皆隔句叶韻）

悮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悮一作寤 更音庚言叶音商 勝）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

千思陸口意此乎狀研析可付難說

及巨陵是逞

是蕩十二字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試一作識 予音與 彰一作章

周棋辰曰薄暮雷電以下舊註瑣碎晦滯未晰翁又指爲不可曉余熟讀數過瑩亮流暢語脉一貫解人自曉耳若曰雷塡塡兮雨冥冥此何時也吾其歸歟臣奉主爲嚴君厥嚴欲奉而不得奉或者忠未盡焉帝其怒我乎謇謇爲患退修初服伏匿穴處兮余固甘之夫荆而日循師矣豈靈長之道乎

倘洗荃者盡大悔君心而光昭前業我又何言然

而辟敖日窺忠臣欲盡强侮多吳光之輩而異材

少子文之人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蓋告堵敖以

不長也吳光子文堵敖皆借語不敢顯指也若夫

以所不必聽者嘗試君而自弓以忠名余則何敢

夫捷徑窘步而令臣以忠名彰則君危矣蘭邪椒

佞而我獨以忠名彰則我又危矣不忠不可而忠

又不可何途之從而可乎一段眞懇痛哭之懷最

爲盐露讀者自得之

李梧曰其文在公羊穀之閒

陸時雍曰或問乎余曰屈原之作天問也夫曷問乎爾曰天不可也已不可矣又曷爲問之曰天失其平人爭溺焉賢以爲佞佞以爲賢故有問也者而省之省之天之所不得有辭於人也已問矣已省矣爲是寤而遂正之者爲是信而不得已焉者也曰天聽而堅尚其人之與言屈原忠矣天將以爲不肖其誰能爭之爲是寤而遂正之者人將意而爭與之也如其天其不可問也久矣